



(一)老龙湾大桥

前往位于修武县的纸浆庄,要先过洞湾、田坪、革命渠大桥、软枣湾才能到达。一路翻山越岭,走川爬坡,道路坎坷崎岖。虽舟车劳顿、苦不堪言,然沿途景色如画,倒也觉得不虚此行。

前往纸浆庄的途中,第一个见到的宏伟建筑便是老龙湾大桥,也叫革命渠大桥。它位于田坪与软枣湾之间,横亘在两山相夹的峡谷之上。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桥,而是建于1969年的一条渡槽。

大桥北侧山峰较低矮,也就成了桥一端的底。南侧山峰高耸,像长着犄角引颈嘶天的苍龙,桥的这一端便扎在了山峰的腰际。

桥长58米,高47米,横跨山谷的主拱虹宽14米。从桥东一侧的石阶拾级而上来到桥面,站在七八十厘米深的渡槽之中西望,山翠谷白,来时的路蜿蜒曲折尽收眼底。停在谷中的车和仰望大桥的人群,如蚂蚁似的渺小。

绕到大桥东侧的谷底,大桥更加显得雄伟壮观。桥下的谷口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山河洪水,形成飞瀑直流而下,冲刷的痕迹深深留在山石和峭壁之上。

仰望天桥,浮想联翩。想当年山里乡亲为改变吃水贵如油和靠天收的恶劣局势,在一没有机械工具、二没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,硬是凭着一腔热血和毅力,运用智慧,历时1年6个月10天,在数十米的高空架起一道“彩虹”,此情此景无不令人感慨和激动。

望着眼前的一切,心中不由再次默念大桥南侧竣工碑上镌刻的毛主席诗词:“红雨随心翻作浪,青山着意化为桥。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山河铁臂摇。”可以想到当年大桥竣工那一刻,人们载歌载舞、群情激昂、泪目飞花、壮丽而喜悦的场面。

50多年过去了,大桥依然安如磐石,山里乡亲的生产和生活虽然已不需要它再来调节,但它依旧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和教育意义,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。

(二)山中小村马鞍山

别过老龙湾大桥,我们决定绕道马鞍山村看看。

马鞍山村也是田坪的一个自然村,因村的对面有两座山峰极像一副马鞍而得名。云台山景区内的子房湖,原本是一条峡谷,位于子房村,这道谷也称子房沟,后县里在此筑坝蓄水而成水库,当时因紧靠这两座相连的山峰,就叫马鞍山水库。

马鞍山村以前也有十几户人家,炊烟袅袅,鸡鸣犬吠之声相闻,处于闭塞的深山之中,宛如世外桃源。

当来到山村之时,发现已今非昔比。世外桃源依旧在,山民却已迁去他处,居住过的房子、院落大都成了残垣断壁,只有一户人家还在驻守。

山沟里、山坡上是他们闲牧的羊群,白色的羔羊点缀在青山绿丛中,就像天空中飘浮着的一朵朵白色云彩。以前山民耕耘过的梯田,一层层打整得还很完好,石头砌出的埂坎整洁漂亮泛着白色的亮光,他们在上面种满了樱桃。

一家人新盖了前面搭着凉棚的一溜新房,屋里摆设也很讲究,餐桌、茶台、美酒、香茗。家中有一位二十八九岁的漂亮女子,她说这些都是自用,并不对外。看来他们过得很潇洒惬意,把这山当作了诗和画,也把自己当作了画工和画中的景物。

(三)路过软枣湾

山里村子的名字都很有意思,村子也都很小,每个村子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人家,几个小的自然村合起来成为一个行政村。

马鞍山村就是因为对面有两座相连的山峰像马鞍得名,那软枣湾想必以前有很多软枣树吧。

软枣湾同样很小,只有3户人家,一户在路侧的沟

前往

纸浆庄

□王未已



下,两户在路侧的坡上,他们各有各的路通向自己的家。

沟下的一户人家,房子下面的一层在坡下,里面放着杂物;上面的一层在坡上,山花墙上开着门,挂着帘布。有句歇后语“山花墙上挂帘布,没门”,看来在这里不适用。

坡上的两户人家一上一下,没有互通的路或阶梯,都是顺着坡建路斜通到院子。一户的院子里晾晒着两个圆箩,一个放着烘焙过的野地黄,一个盛着野牛膝。山石的缝隙间,几条像蛇芯子的嫩条被山风吹得来回摇摆。懂的人知道那是刚长出的野山药枝蔓。野菊花自不必说,山里到处都是,怀川地区的“四大怀药”这里一样不少。

山坡上散养的土鸡,见人也不惊慌;几头半大猪在路上悠闲地散步……

(四)得见纸浆庄

这个季节的山,这个季节的景,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刻。它的美来自于刚刚长齐的各种树的叶子。这时的叶子是嫩绿的,嫩得像步履蹒跚,咿呀学语幼儿的肌肤,无论你摸着哪一片叶子,都是柔柔绵绵的。这时的叶子总是给你无限遐想,撩拨着你的心不停地荡漾。就像那曲折的山路,每一个弯都挡着一个世界,不由得就想揭开面纱看看那掩映着的神奇。

怀着这样的心理,我们不停地向前,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,终于来到了纸浆庄。

纸浆庄原先只有两户人家,后来都搬走了,他们腾出的房子成了当年修建青龙大坝的指挥部,后几经辗转,30年前卖给了现在的主人老田。

老田是个有心人,将接手时坍塌得不成样子的院落进行修整,又盖了两栋房子,建凉亭、搭棚子,现如今成了“卧龙山庄”。

山庄在群山深处,掩映在绿树丛中,亭台楼阁,溪水潺潺。老田夫妻二人闲时在山坡喂鸡,忙时照顾客人住宿用餐,有时也应客人之邀,领着他们沿着山腰上的渠道,前往青龙大坝和峡谷领略大自然的神奇,讲述当年山里乡亲为改变命运,千军万马战太行的豪气。

(五)青龙大坝

青龙大坝位于纸浆庄外3公里的深山幽谷之中,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,历时6年完工。

大坝的建成蓄积了山里青龙洞的泉水,通过悬挂和嵌入在悬崖峭壁中的渠道,使当年全西村乡1.2万人的吃水难问题得以全面解决,同时使部分村的土地成了旱涝保收的沃土。

站在大坝之下,望着坝孔中飞流而下的雪白水柱,溅在坝底的石面上又激起无数飞花,不由得使人心神荡漾,思绪万千。

恢宏的大坝由无数块锻凿齐整的硕大石块砌成,站在下面仰望,感觉我们是如此渺小。正是像我们如此渺小的无数西村乡亲,50年前,为了改变命运,风餐露宿,任劳任怨,凭着结满老茧的双手,硬是腰系绳子宛如飞人,在半空凿石放炮,修成了由此通遍全乡所有村庄的引水渠首;肩挑背扛,吃咸菜喝冷水,勒紧腰带,筑成了这旷世泽济子孙的蓄水工程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后生和姑娘,有的已经成了腰弯背驼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,有的已离我们而去。而他们缔造的工程依然挺拔伟岸,成了观光旅游和户外者打卡地之一。

如今大坝所在峡谷还处于原始阶段,置身其中,感受大自然的纯朴之气,欣喜和别样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(六)洁白的纸浆

告别青龙大坝,我们顺着谷底返回。

谷底的石头不知被山水冲刷了多少年已变得雪白,高低大小参差不齐。我们不时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,寻找着最为便利的路径。

走了一段却发现很多石头上都蒙盖着厚厚的一层洁白的“布”。“布”已经被晒得焦干,踩在上面“咔嚓咔嚓”直响,仔细看正是纸浆。这时,我想起了纸浆庄的来历。纸浆庄来源于这里有个千年泡浆池,相传是五代时期著名画家荆浩隐退之后,在这里泡浆制纸、隐居作画而来。

千年已去,泡浆池早已干涸,那这石头上的纸浆又是从何而来? 遍观周围两侧山体,到处生长着一丛丛茎圆而细长、像龙须一样的山草,远观这一座座山就像披着件件精心编织的蓑衣。

那一丛丛的草就是蓑衣草,其特点是不生节、纤维长、拉力好、色泽乳白,是制造胶版印纸、复印纸、钞票纸的优质原料。

看到这里,纸浆庄的来历就不难理解了。那石上的纸浆想必就是那蓑衣草干后,经雨雪和山上流下的泉水长时间浸泡分解所致吧。

图① 远看老龙湾大桥。

图② 老龙湾大桥的“龙头”。

图③ 山坡上自由自在吃草的羊群。

(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)